

聖

武

記

聖武記卷七

邵陽魏源撰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有觀于西南夷者曰曷謂苗曷謂蠻魏源曰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獞之黎黔楚之猺四川之僰之生番雲南之裸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若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在宋爲羈縻州在元爲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而元

明賞功授地之土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其蠻乎蠻強則羣苗亦供其指嗾明代播州蔣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剷平之故雲貴川廣恆視土司爲治亂

國初因明制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

康熙三年吳三桂督雲貴兵兩路討水西宣慰安坤之

叛平其地設黔西平遠大定威寧四府

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

關入而分兵扼大方邊其衝逸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于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于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諜訊知其狀

整兵入援圍乃解三藩之亂重陷土司兵爲助及叛

藩戡定餘威震于殊俗至雍正初而有改土歸流之議

初明洪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服諸蠻故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四軍民府舊屬雲南者皆改隸四川然諸土司皆去川遠去滇黔近烏蒙東川近滇烏撒鎮雄播州近黔嘉靖中雖改芒部爲鎮雄府旋因隴氏之亂仍革流歸土雖命東川兼聽雲南節制仍不屬滇而屬川惟萬歷中改播州爲遵義平越二府分隸黔蜀其餘各土司則皆去成都二千餘里去滇黔省會僅數百里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土蠻不耕作專劫殺爲生邊民世其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輒臣動諉勘報彌年無成盡雍正初

世宗憲皇帝

勤求民瘼鰥寡有辭于苗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錯又必歸并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卽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糧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

計兩土司一取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昏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尙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寧太平思恩慶遠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留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外餘皆土目橫于土司且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甯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濶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

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其江內之滇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巢穴深邃出沒魯魁哀牢間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羣苗之責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距其中羣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

州宜治之邊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盜。苗獠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禽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爾泰才必能辦寇，卽詔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土

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諸不法土司悉改流而羣苗亦先後歸順其治川邊諸土司也初以烏蒙鎮雄兩土府相狼狽而東川六營土目附和之四年夏先革東川土目卽進圖烏蒙時烏蒙土府祿萬鍾鎮雄土府隴慶侯皆年少兵權皆握于其叔祿鼎坤隴聯星鄂爾泰令總兵劉起元屯東川招降祿鼎坤惟祿萬鍾制于漢奸約鎮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魯甸鄂爾泰遣游擊哈元生敗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擣烏蒙連破關隘賊遂走鎮雄鄂爾泰復招降隴聯星而祿鼎坤亦以兵三千

攻鎮雄之脅兩酋皆遁四川于是兩土府旬日平以烏
蒙設府鎮雄設州又設鎮于烏蒙控制三屬時四年十
二月也初爾泰閱兵貴州奇游擊哈元生才攜赴東川
委以烏蒙鎮雄之事元生故材武膽略絕人感爾泰知
遇奮冒矢石屢立功至大將平西南夷多其力其東川
法戛土目祿天祐烏蒙米貼土目祿永孝尙各據巢患
邊六年春遣兵破禽法戛又遣副將郭壽域以兵三百
捕米貼賊逃渡小金沙江糾四川沙馬司及建昌涼山
各夷獠數千潛回襲陷官兵爾泰遣兵張耀祖參將
哈元生三路搜討

詔四川建昌永寧官兵聽爾泰

節制于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郎諸土司
地直抵建昌袤千餘里皆置營汛形聯勢控并禽雷波
土司楊明義而哈元生回軍復敗阿盧土司之衆數千
屯田東川歲收二萬餘石課礦歲萬金資兵餉事甫定
而八年秋復有烏雄鎮之變初祿鼎坤之降也覬襲土
職故調遣無不聽命先送妻子質省城而自率土兵從
征鄂爾泰奏賞守備以禽賊檄欖壩功擢河南參將入
京獻見怏怏失望其子祿萬福乞回魯甸治產見
總兵劉起元軍律不肅陰會其舊部謀變時烏蒙商民
萬計有險可扼且賊止標弩無大礮而劉起元惟媮餒

賄和賊遂陷鎮城盡戕兵民徧煽東川鎮雄及四川涼
山蠻數萬叛鄂爾泰奏言臣用人償事請別簡大臣總
督三省暫假臣提督將兵討賊雪憤 上慰留之爾

泰調官兵萬餘土兵半之三路進攻先令總兵魏翥國

率兵二千七日馳抵東川得不陷而魏翥國旋爲祿鼎

明刺傷

時鼎坤妻子及弟留滇省城鼎明力求赴軍招撫及至東川見賊勢已盛亦卽遣其奴陰煽內

外爲官兵所獲鼎明遂拔刀笑刺傷魏翥國被禽乃盡下祿氏妻子于獄

乃以官祿代魏翥

國烏蒙委總兵哈元生副將徐成貴而鎮雄則委參將

韓勲勲以兵四百扼奎鄉敗賊四千連破四寨次三日

復以兵千五百敗賊八千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其烏

蒙一路哈元生以千餘兵先至得勝坡遇賊二萬其黑
寡暮末二渠皆萬人敵黑寡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左
格槍右拔矢應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卽竿揭二首以進
賊奪氣再戰再捷進至倚那岡賊數萬連營十餘里我
兵三千土兵千夜設伏賊營左右而嚴陣以待黎明賊
數路來犯不動將偪陣礮起大呼奮擊山後伏兵左右
夾攻賊大潰盡破其八十餘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卽日
抵烏蒙軍聲大振賊望見元生旗卽反走時元生兵不
滿六千卽分兵一由魯甸通東川一由龍洞山援鎮雄
復四出搜剿而提督張耀祖總兵官祿擁兵萬有二千

屯東川不進時賊踞魯甸巢穴而扼三關爲門戶三關者大關伐烏關沙豆關也爾泰恐元生軍孤急檄東川兵四千渡江赴元生軍而韓勲亦以鎮雄兵來會連奪三關之險鄂爾泰先檄川兵扼涼山及金沙江走路時祿萬福兄弟族黨盡匿東川巧家營張耀祖遣兵三千惟責令縛獻不應爾泰檄徐有貞一戰悉禽之祿鼎坤亦自河南逮至訊實伏誅乃增烏雄鎮額兵四千以徐有貞鎮之以蔡成貴代張耀祖而建官祿治罪擢哈元生貴州提督韓勲古州鎮總兵其治滇邊諸夷也先劾諸益土州安于蕃鎮沅土府刁澣及赭樂長官土司威

遠州廣南府各土目改流以威遠廳同知劉洪度權知鎮沅府而刁氏之族舍土目不肯獻所占民田煽糾威遠黑猓于五年正月夜圍府署縛劉洪度于柱而戕之旋爲官兵所殄其逸誅者于次年春夏多暴病見洪度奮擊而死詔祠之于是盡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

安置并搜剿黨逆之威遠新平諸猓冒瘴突入禽斬千計而我將士亦患瘴死二百餘又進剿瀾滄江內孟養茶山土夷仰明王驥兵十二萬大舉再征諸蠻驚謂自古漢兵所未至者也其時不先截江外走路繼不設官戍守僅立石界江是以兵至則遁緬甸兵退則還巢穴

鄂爾泰于六年五月先檄車里土兵截諸江外官兵各持斧鋤開路焚柵湮溝以盾禦弩以滾龍收竹籤連破險隘直抵孟養據蠻坡通餉道其六茶山以攸樂爲最大凡四十餘寨窮日力不能徧搜一箐及搜至而賊又他遁乃用降夷鄉導以賊攻賊于是深入數千里無險不窮無渠不獲惟江外歸車里土司江內民夷數萬改流設汛銀廠鹽場以充俸餉升普洱爲府居中控制移元江協副將駐之于思茅橄欖壩各設官戍兵以扼蒙緬老撾門戶是秋復殄橄欖壩叛黨于是廣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願增歲糧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

垣永昌邊外之孟連土司獻銀廠維西邊外之怒江野
夷輸皮幣而老撾卽古越裳氏景邁國卽八百息婦國
皆來貢象緬甸亦懼謀請貢以景邁貢被卻不果其治
黔邊諸夷也終于古州而始于廣順州之長寨寨據各
苗之腹獷橫一方前總督高其倬誘禽阿近議設營汛
以控前後左右各寨苗力撓抗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
未獲首逆副將劉業浚卽退營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
爾泰駁以三不可不剿令總兵石禮哈搜討盡殲首從
勒繳弓弩四千三百餘毒矢三萬餘皮盔皮甲刀標各
數百建參將營分扼險要易服薙髮立保甲稽田戶于

是乘威招服東西南三面廣順定番鎮寧諸邊生苗六百八十餘寨地方九百餘里鎮寧永寧永豐安順諸生苗獠狆千三百九十八寨五千九百戶直抵粵界鎮遠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廣上達黔粵而生苗據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數百里皆其巢窟致古州八萬土沃夷淳隔於諸苗不能嚮化三省中梗古州者有裹有外裹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卽元置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所也地周八十餘里戶四五千口二萬餘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爲古州江由此東西南北各二三百里爲外古州約周千二三百里戶數千

口十餘萬可敵兩三州縣環黔粵萬山間奧而曠沃而衍榛狃而淳樸別有天地爲全省所不及而諸葛營踞其中倚山而川俯視全境相傳孔明駐軍之所四周土垣尙存張廣泗守黎平悉其形勢議置鎮諸葛營居中控制而其門戶爲都勻八寨八寨不服則丹江清江古州皆不可圖乃于六年夏先創八寨以通運道分兵進攻大小丹江出奇設伏盡焚負固之雞講五寨苗竄伏山箐無所得食相繼赴軍乞降飲血刻木埋石爲誓明年乘勝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時九股苗爲漢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額將歲倍且江深崖險兵不能

入及官軍至以農忙佯乞撫廣泗亦佯許之而潛舟宵
濟扼其援竄笑搗其巢又敗其夜叔營之賊填濠拔櫓
冒險深入苗四山號泣縛曾文登以獻于是清水江丹
江皆

奏設重營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餘赴

湖南市鹽布糧貨往返倡道民夷大忭估客雲集古州
自昔奧樸自國初吳三桂死僞將馬寶兵由楚竄

滇取道古州諸苗遮獲其大砲重甲火藥由是械鬪日
獷狠而上下江尤甚上江爲來牛定旦下江爲溶洞當
廣泗初至苗皆謂官兵不能久依違從撫及聞諸葛營
建城堡遂羣起拒命八年秋苗潛謀劫營官兵夜半集

苗船數十束爲浮橋攻其不備勒繳槍刀甲弩萬有二千又進攻上江之來牛定旦苗夜聞繞寨人馬聲視之寂然如是者三及五鼓甫寢而兵至禽斬四千獲砲械無算其下江溶洞之深遠大箐危峰障日皆伐山通道窮接窟宅神焦鬼爛百里內外咸震虢負弩絡赴乃徧勘上下江濬灘險置斥堠通餉運其都江清水江之間有丹江橫貫惟隔陸路五十餘里開通則二江爲一乃突擣梗頑奪地闢險于是楚粵商艘直抵鎮城外古州

大定初

上以廣泗招撫古州不煩兵力由知府逾

年擢至巡撫及紛紛用兵慮生事七年遣侍讀春山牧

可登至軍察之并頒犒師銀十萬兩鄂爾泰約廣西巡撫金珙赴貴陽會籌邊事乃議黎平府設古州鎮而都勻府之八寨丹江鎮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增兵數千爲古州外衛後復改清江協爲鎮與古州分轄其治粵夷也先收土司次治土目初泗城土府岑映宸富強不法當會勘時聚兵四千分營江北以震民夷及聞烏鎮改流之信始星夜徹兵五年夏鄂爾泰按部安籠鎮收其勅印勒回浙江割江北地隸黔設永豐州此外梧柳思慶諸土目積案如山邊民爭備糧請兵六年八月首討思陵州之八達寨扼其餉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礮

所能及漸轟進逼賊窘急斬土目顏光色兄弟以獻尙
閉寨不出遂爲官兵所燬前此廣西游擊常顯虎以兵
三千剿撫兩月屢屨無功者也八年復檄討思明土府
所屬之鄧橫寨三路進攻一鼓而克亦前此廣西總兵
齊元輔按兵數千招撫半載無功者也于是遠近土目
爭繳軍器二萬餘巡邊所至迎扈千里三省邊防皆定
其湖廣苗接黔者于五年張廣泗會湖南副將劉策名
有謬沖花苗之剿七年銅仁知府姚謙率苗目田金保
有徧招楚界諸苗之役惟四川重慶府屬之酉陽土司
冉元齡與湖廣容美土司田旻如均以不法爲邊民所

懇願請改流且酉陽距重慶十八站距貴州銅仁不及三百里其所屬土目至銅仁僅百餘里舊隸黔改隸蜀與容美特遠自恣鄂爾泰奏請二土司暫改隸黔乘威招諭可不煩兵而服

詔湖廣四川督撫圖之于是

湖南按察使王柔總兵劉策名赴苗疆宣諭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亦先後奏改郡縣惟容美稍用兵而永順彭氏則自請獻土優獎回籍四川天全二宣慰已于五年爲岳鍾琪劾革至是西陽繼之西南民夷稍息肩焉又于雲貴交界之平越及安順別開二路凡十六驛省舊驛者五濬柳州至桂林之河一水直達

墾闢汗萊。焚烈山林。久荒之土。畝收數倍。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五六歧。豆大如栗。世或以鄂爾泰督雲貴時。屢奏慶雲爲疑。臣源曰。漢元狩中。初開犍道。彩雲見南中。遣使迹之。雲南以此得名。

見雲南通志及顧炎武肇域志

又滇黔交

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統兵演噉而過。至今瘴滅

大半。

見滇繫

自有天地以來。卽有西南夷。曷嘗有四面雲

集之王師。曷嘗有萬雷轟烈之礮。火陽被陰。伏則爲瘴。摘陰隨陽。解則山澤之氣。不得不上升。升則不得不爲縵空五色之祥雲。其占曰。圜圜升雲。半有半無。萬物昭蘇。臣謹以鴻範五行對彼鄂爾泰者。不陳明其所以然。

而徒予世人以少見多怪也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苗疆之初戡定也

世宗嘉鄂爾泰之勞錫封襄勤

伯世襲罔替九年冬入爲武英殿大學士以高其倬代
之十年 命鄂爾泰經略西邊出巡阿爾泰巴里坤

旋

命張廣泗代岳鍾琪爲寧遠副將軍防西路以

元展成巡撫貴州十二年哈元生進新闢苗疆圖志以
尹繼善督雲貴而復有黔苗之變初苗疆闢地二三千
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增營設汛凡腹內郡縣防兵大
半移戍新疆又鄂爾泰用兵招撫止及古州清江未及
台拱之九股苗有司輒稱台拱願內屬巡撫元展成易

視苗疆遠于十年設營駐兵時秋稼未穫苗佯聽版築而日夜刈穫甫畢卽傳集上下九股數百寨叛圍大營并扼排略大關之險以阻餉道排略距台拱十五里乃台拱咽喉也營中樵汲皆斷掘草根死守彌月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覲回黔十一年春進軍台拱攻賊于番招之蓮花聖聖窟萬山顛四面削箐糗支二載官兵六路破之設戍其上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徵糧不善遠近各寨蠶起徧傳木刻妖言四煽省城大吏尙不之信也總兵韓勲破賊古州之王家嶺賊復聚集清江台拱間號召日衆番招屯復圍于賊巡撫元展成輕視苗事與哈元生不合倉

卒調兵五千盡付副將宋朝相領之赴援半途困于賊
賊探知內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備空虛于是乘
間大入陷凱里陷重安江驛陷黃平州陷岩門司陷清
平縣餘慶縣焚掠及鎮遠思州而鎮遠府治無城人心
洶懼台拱清江各營汛亦多爲賊誘陷逆氛四起本省
兵徵調殆盡奔救不遑驛路四隔省城戒嚴四月哈元
生乃以親兵三百自出督師扼清平之楊老驛賊聞提
督親至意必有重兵故不敢犯平越都勻以上六月

詔發滇蜀楚粵六省兵會剿特授哈元生揚威將軍
湖廣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又命刑部尙書張照爲

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壽副之時尹繼善已遣雲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粵兵亦繼至生苗見各路援兵漸集各擄掠回巢棄城弗守元生進軍凱里檄各鎮克復諸城又合攻重安江賊以開滇師之路生苗旣回巢穴則糾衆攻聞新疆各營汎阻截運道于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諸營復同時告急時廣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廣東兵餉亦晝夜泝流而上湖廣兵先後集鎮遠界元生遣古州鎮韓勛攻燬首逆各巢又分兵三路一由葉貢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羅以通清江一走都勻援八寨而八寨協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六百餘及頭

日三十餘冒功于是苗逃歸播告徒黨詛盟益堅多手
及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撫五月陷青溪縣
城而清江之柳羅都勻之丹江自春夏被圍半載糧盡
援絕至是九月圍始解初張照奉

命赴苗疆且令

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鎮遠則密奏改流非策致書諸將
首倡棄地之議且袒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楚
粵官兵皆隸芳麾下旋議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
兵隸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粵兵隸董芳于是已進之兵
紛紛改調互換而哈元生董芳遂欲將村寨道路盡畫
上下界文移辨論致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賊乘間

復出焚掠清平黃平施秉間紛紛告警官軍顧此失彼疲于奔命是冬湖廣總督張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効力軍前不許鄂爾泰疏辭伯爵并請解任調理許之當是時中外畏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關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十四年八月 世宗崩 高宗卽位召張照德希壽還十月授張廣泗七省經略哈元生以下咸受節制旋逮張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廣泗奏言張照等所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賊本衆而復毆之使合且各路

首逆自古州敗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爲今日計若不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渙其黨羽惟有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廣潤乃調全黔兵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大路簡選將士而授方略以精兵四千餘攻上九股四千餘攻下九股而自統五千餘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

期並舉號令嚴明所向克捷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排
剿抗拒逆寨罔不焚蕩剗削其遺孽盡竄牛皮大箐箐
園苗巢之中盤亘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勻八寨
東清江台拱危巖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泥潦蛇虺
所國雖近地苗蠻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故首
逆諸苗咸藪伏其中恃官兵所萬不能至俟軍退復圖
出沒廣泗檄諸軍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
外以截逋逸如陸網獸漁竭澤重重合圍以漸進偪自
四月至五月將士犯瘴癘冒榛莽靡奧不搜靡險不剔
并許其黨自相斬捕除罪由是悉魁罔漏俘馘萬計其

飢餓顛隕死厓谷間者不可計數蓋窮開闢以來人迹不至之區天日不臨之地而大蒐采入山澤不能匿汗從來鬼方撻伐未有滌盪廓清若斯之烈者也廣泗原秦牛皮箭之捷斬獲萬餘而袁枚文言餓死四十餘萬又箭亘數百里而僅言三里又逆止黔苗而言三省苗獮一空其無稽類如此六月復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惡次惡脅從三等涉秋徂暑先後掃蕩共燬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萬五千有奇獲銃礮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標甲十有四萬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衛屯田養兵戍之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

官胥之擾其苗訟仍從苗俗處分不拘律例以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世襲輕車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岡徭城步橫嶺苗與廣西徭同叛總督班第使鎮筸總兵劉策名以兵五千進剿以五千應援

詔廣泗復以欽差大臣節制軍務先後斬馘五千餘俘五千餘于十二月班師鄂爾泰卒于乾隆十年以開闢西南夷功配享太廟

臣源曰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今日腹地土司之不可置亦如封建之不可行鄂爾泰受世宗曠世之知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其祀于大烝也宜哉始

事難者終必易于孟養長寨見之始事易者終必難于
烏蒙古州見之其中有人事亦有天數焉初雍正五年
四川副將張瑛言歸流之民不當復轄于土曰席其椎
髻裹瓊之舊巫蠱械鬪之常宜令薙髮易服盡獻兵器
分設里長甲首而遷土目于內地

命鄂爾泰議之

鄂爾泰言冠髮必其願遵若強之改薙將悍苗反與齊
民無別繳械亦惟生苗頗難若盡勒出之將良苗反爲
惡苗所制其土目即可改爲里長甲長若必盡徙恐兩
不相習不若以夷治夷斯言也果何如哉祿氏刁氏土
目不遷則復反長寨而外兵未盡繳則復反生苗改流

不改椎髻則復反不數載而言盡驗果何如哉夫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因土之事非改土歸
流之事人卽不革之苗亦必自大變動以大更革之小
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後笑
先咷安知非福鄂爾泰說弧于前卒張弧于後一時之
創夷百世之恬熙不然掄修袂養始步者且安拱而議
其後也

附錄

凡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撫使三

日即部日襄
塘日巴賸

安撫使二十有一

日長寧日沃日日瓦寺日梭磨
日瓜別日木裏日單東革什札

曰巴裏曰綽期甲曰喇衮曰瓦述餘科曰竹窩曰
霍爾章谷曰霍爾孔撒曰霍耳札曰霍耳林慈曰

霍耳甘改曰麻書曰東科曰長官司二十有六州曰靜
春科曰下瞻對曰上納奪

隴州曰岳希曰松岡曰卓客基曰威隴州曰普濟
州曰昌州曰沈邊曰冷邊曰瓦述崇喜曰瓦述毛

了曰瓦述曲登曰瓦述他色曰瓦述更平曰霍耳
納林冲曰霍耳白利曰春科高曰瓦述上瞻對曰中

瞻對曰蒙葛結曰泥溪曰平夷曰蠻夷雲南宣慰
曰沐川曰九姓又副長官司一曰馬喇

使一里車宣撫使四曰耿馬曰隴川副宣撫使二
日遮放安撫使三

日遮放安撫使三市曰路江曰芒副長官司三樓曰
日蓋達

日蓋達安撫使三市曰猛卯
日土府四曰蒙化曰景東土州四曰富州曰
十二關

康曰貴州長官司六十有二龍曰中曹曰白納曰養
北勝

上馬曰小程曰盧番曰方番曰違番曰羅番曰臥
龍曰小龍曰大龍曰金石曰大平曰小平曰大谷

龍曰小谷龍曰木瓜曰麻嚮曰新添曰平伐曰羊
場曰慕役曰頂營曰沙營曰楊義曰都勻曰邦水
曰思南曰豐寧上曰豐寧下曰爛土曰平定曰樂
平曰邛水曰偏橋曰蠻夷曰沿河曰郎溪曰都坪
曰黃道曰都素曰施溪曰潭溪曰新化曰歐陽曰
亮寨曰湖耳曰中林曰八舟曰龍里曰古州曰洪
州曰省溪曰提溪曰烏羅曰副長官司三曰西堡
平頭曰垂西曰抵寨曰岩門
曰石廣西土州二十有六曰忠州曰歸德曰果化
門
陵曰憑祥曰江州曰思州曰萬承曰太平曰安平
曰龍英曰都結曰結安曰上下凍曰佶倫曰茗州
曰茗盈曰鎮遠曰那地曰南丹
曰田州曰向武曰都康曰上映土縣四曰羅陽曰
白曰長官司三曰遷隆崗曰其四川青海之間別
析城
有土司數十別隸西藏達賴刺麻者不在此數凡
宣慰宣撫安撫及長官等司之承襲隸兵部土

府土州之承襲隸吏部。凡土司貢賦。或比年一貢。或三年一貢。各因其土產穀米牛馬皮布皆折以銀而會計於戶部。

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經黨壩而入土司境頗深濶是爲大金川其一儼納水源較近是爲小金川皆以臨河山有金礦得名二水均自東北而西南至明正土司地合流爲寧遠府之若水至會理州爲金沙江亦名瀘水隋始置金川縣卽漢冉駹外徼唐維州地也明隸雜谷安撫司萬山叢藪中遶洶溪皮船竿橋曲折一綫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番居皆石碣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其

庶孫莎羅奔者以土舍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西藏羊
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撫司莎羅奔自號大
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莎羅奔尋以女阿扣
妻澤旺澤旺懦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
歸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于故地明年又
改革布什札及明正兩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
治不奉約反傷我官兵紀山奏請進剿上以雲貴

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調督四川進屯澤旺所居美諾

官寨而以其弟良爾吉從征時莎羅奔居勒烏圍

一作勒至

其兄子郎卡居噶爾崖

一作刮耳崖一作噶拉依

地在大河之東而

河西亦有賊地數百里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兩路一由川西入攻河東一由川南入攻河西而河東又分四路以兩路攻勒烏圍以兩路攻噶爾厓河西亦分三路攻庚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蒞阻險不前復請增兵萬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因土兵降番通賊戰死惟總兵任舉力攻昔嶺連奪碉卡亦未大捷上乃命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于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岳鍾琪由黨壩取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爾厓議既定而訥親至銳意滅賊下令限三日取噶爾厓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

戰死自是不敢專政。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氣凌已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張廣泗所用良爾吉者。本與阿扣通。莎羅奔令與阿扣爲夫婦。其繫澤旺奪印與地。皆良爾吉之謀。甚不利官軍之助。小金川也。專爲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輒報賊預爲備。所向扞格。岳鍾琪密奏之。而張廣泗信漢奸王秋言。堅任之不疑。是年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拉底山。十餘賊噪而下。我兵三千皆潰。詔責岳鍾琪。傅爾丹皆以宿將起。用于廢棄之中。未開發一謀。出一策。鍾琪奏廣泗專主。由昔嶺卡撤進攻。

之策此二處中隔噶爾厓距賊巢尙百餘里黨壩至勒烏圖僅五六十里破隘卽可搗巢而廣泗派黨壩官兵名爲一萬除守營卡防糧站外實止七千餘臣請增兵三千廣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漢奸恐生他變會訥親亦劾廣泗老師糜餉各事

上逮張廣泗入京而

命大學士傅恆代訥親經略是冬張廣泗至京廷訊責以挾私觀望之罪抗辯不服怒斬之命訥親覆奏先後

呶呶萬言無一要領惟急請回京陛對

上又以其

祖邊必隆之劒郵寄軍前賜死十二月傅恆至軍則斬良爾吉王秋阿扣以斷內應增調鄰省兵刻期進剿十

四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踰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于雜谷許應虎失機于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礮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沒銳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鬪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偏卡以礮逼礮之法無如賊礮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尙匿不實奏臣查

攻礮最爲下策。槍礮惟及堅壁于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于礮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礮銳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礮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人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礮難于克一城，卽臣所駐卡撒左右山頂，卽有三百餘礮，計半月旬日得一礮，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礮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尙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

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
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
奮攻而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踰礪勿攻繞出
其後卽以圍礪之兵作爲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旣
密內守必虛我兵卽從捷徑搗入則守礪之番各懷內
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攻自潰卡撤爲進噶爾崖正道嶺
高溝窄臣旣身爲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
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
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亦幾同卡撤且瀘河兩
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

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壁高壘漢奸不能爲之謀逆酋無所恃其險矣至于奮勇固仗滿兵而鄉導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驍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澤旺與賊讎甚切驅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稜綽斯甲等兵衆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什乍兵銳可當一路是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雖不可恃而未嘗不可資其兵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碉卽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即使毀除而賊又于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碉毀碉均爲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碉猶以爲官兵拙

于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礪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間報捷初上以土司小醜勞師二載誅兩大臣又失任舉良將已不釋于懷及是聞其地險力艱不足殫師旅益恨訥親張廣泗之不早以實聞也且屢奉皇太后息武寧邊之諭遂命傅恆頒師

還朝傅恆復奏言金川軍事誤于初起之時蠻酋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威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汜于今若復輕率蔽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字將無寧日使賊境果非人力可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

但審度形勢賊碣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碣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碣而內顧分拒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碣一面各攜兩旬乾糧由背嶺中峰直抵噶爾厓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顏以返內地不然或賊震惕乞降而向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

上已決計罷兵恐傳恆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堅欲成功復寄

諭反復數千言且謂叢爾土司卽

掃穴犁庭不足示武且果獻俘則必懸首藁街非所以示受降之信如此時已就執可於四川中途釋歸故巢

時傳恆及岳鍾琪兩路連克礪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兵決計深入又斷內應遣人詣岳鍾琪乞降惟畏死不敢出初鍾琪爲川陝總督時勘金川與沃日各土司爭界事盡反年羹堯前失區畫甚公莎羅奔故以土舍隸鍾琪麾下蒙奏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于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賊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項佛經立誓次日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大軍先使番人詣軍前除地爲壇設行幄至期賊酋泥首壇前傳恆升幄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額誓遵六事歸土司侵地獻囚首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乃宣

詔赦其死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謝二月四日奏聞
詔封傅恆一等威勇公復岳鍾琪三等威信公立
碑太學以鍾琪之佐經略比李愬之于裴度云初

上聞金川礮險因于京師香山設石礮造雲梯簡羽林
俠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兵二千 命傅恆統之

以行次年遂卽其地立健銳營以時訓練有征伐則皆
以此勁旅制勝其築礮者卽金川番兵也是役因壘卽
降故兵未血刃而凱旋然三十六年小金川復叛時
詔書亦以爲前次寬大受降未甚懲創所致深悔姑
息卒草薶禽獮之而後已

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

初乾隆十四年受大金川之降也

朝廷示用兵不

得已之意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不欲黷武于荒徼而賊恃其未大創也不數年莎羅奔兒子郎卡主土司事漸桀驁二十三年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于吉地總督開泰檄諭而郎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詔總督

阿爾泰徼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諭返諸土司侵地卽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緯斯甲結姻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

金川而地相偪者莫如綽斯甲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爲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時澤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桑格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桑格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護鄂克什僧桑格遂與官兵戰事聞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爐半載不進罷其職旣而賜死

命大學士溫福白雲南赴四川以尙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溫福由

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時僧桑格割地求
援于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上命官兵先剿

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復革
布什札土司故地溫福克資里及阿喀五月桂林遣將
薛琮等將兵三千裹五日糧入墨壘溝賊截其後路我
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泅水歸者僅
二百餘桂林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爲參
贊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濟連奪險隘遂
直搗賊巢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桑格已送其妻妾于大
金川而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寨門不納遂

由美臥溝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旺而檄索諾木縛獻僧格桑不應上以賊首同惡相濟宜一

舉並滅乃

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

將軍溫福阿桂奏言前此張廣泗等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實祇有六路總以前抵勒烏圍噶爾厓爲主一爲喀爾薩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噶爾厓約五程爲傳恆進兵之路一爲丹壩由維州橋經番地抵勒烏圍約二十餘程中有穆津岡天險爲岳鍾琪進兵之前後三載未踰寸步一爲僧格桑由美諾抵噶爾厓六七程卽總兵馬良柱之路一爲革布什一爲馬爾邦皆

距噶爾崖五六程險狹難行一爲綽斯甲之官寨至勒
烏圍三程至噶爾崖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難攻
此六路外又有俄坡一路從綽斯甲官寨至勒烏圍僅
二程山路較平今旣得美諾卽當由喀爾薩正路進兵
其俄坡一路旣有綽斯甲土司願出兵復其侵地可爲
犄角其餘各路分兵牽制使不能兼顧於是溫福由功
噶入阿桂由當噶入豐伸額由綽斯甲入三十八年春
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木果木令
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守小金川之地溫福剛愎
不廣咨方略惟襲訥親張廣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

修築千計所將兵二萬餘大半散于各卡每逾數日當奏事卽派兵撲礮不計地勢之難易得不償失士心解體參贊五岱及色布騰巴爾珠先後密奏

上尙未

之信而木果木之難作初索諾木之留僧格桑也祇欲圖并小金川地故挾以號召六月陰使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諾溝出煽故降番使復叛諸降番見大軍久頓不進遂蠶起應之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卽潛兵襲木果木溫福尙不嚴備山後要隘賊突薄大營先奪礮局斷汲道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爭入大營溫福堅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堤于是

軍心益震賊四面蹂入溫福中鎗死各卡兵望風潰散
海蘭察聞警赴援殿衆由間道退出收集潰卒尙萬有
數千其戰沒者三千餘小金川地復陷于賊阿桂聞變
知必有降番內應先擊殺近寨諸番并盡收皮船以斷
隔河之賊故一軍屹然不動乃整隊出屯翁古爾壘

上在熱河聞報召留京大學士劉統勲詣行在咨之
劉統勲前言金川不必勞師至是則亦以兵不可罷乃
授阿桂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將軍前此溫福阿
桂皆奏言調滿兵之費三倍綠營不如多調土兵至是
以潰兵之故復調健銳火器營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

赴剿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豐伸額仍由綽
甲進取宜喜阿桂由鄂克什入轉戰五晝夜直抵美諾
復之明亮將軍由瑪爾里入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
川地 上以夷性畏威不懷德前此開網縱獸不草
心轉啟侮今不可不大創之先磔澤旺于市 勅諸

將移小金川之師進討大金川誓必掃穴禽渠乃許藏
事阿桂力以身任之而大金川之地自十二三年以來
全力抗守增壘設險嚴密十倍小金川嗣是王師三路
進攻復閱兩載餘始克復時賊巢有二一勒烏圍一噶
爾其勒烏圍以羅博瓦山爲門戶阿桂令海蘭察額

森特海祿三路繞出其後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三路仰
攻其前黎明盡奪其險進營那穆山賊全力守之乃移
豐仲額攻宜喜之兵同來併力六月偵知色溯普嶺有
間道可繞出那穆山之後乃令諸軍陽攻其前而海蘭
察由間道破色溯普寨賊舍那穆山退守薩斯甲嶺防
禦益嚴惟迤西最高峰有兩大礮削絕壁立料我兵不
能至未甚備七月令諸軍分攻各礮寨數十道並進而
海蘭察率死士六百由最高峰削壁緣引而上趾頂相
接比明及其礮一湧而入盡殲之數十里各寨聞之皆
奪氣遂同礮破乘勝直臨遜克宗壘賊震懾索諾木酖

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妻妾頭目至軍乞赦已罪阿桂
檻致京師而攻益急遜克宗壘爲賊巢勒烏圍外障賊
以死守百計攻之不入而日爾巴山之下榮葛博山之
上有墨格山可進十月大兵冒險克之遂移營其地距
勒烏圍二十餘里於是日爾巴山榮葛博山之賊反在
後皆失其險還攻盡克之賊復退守康薩爾山時五岱
在凱立葉五福在丹壩望隔嶺烟焰知大軍已深入皆
越嶺以軍來會攻勢大振時已十一月矣距賊巢愈近
守愈堅頓兵兩月明年春力攻克之賊復聚守朗噶寨
初明亮之攻南路也阻于庚額山天險不能進阿桂令

移軍由宜喜入當西路攻克色溯普嶺時南路軍亦冒雨破宜喜七礮十月克琅谷遂與大軍隔河阿桂軍河東明亮軍河西乃約明亮過河議兩路並進使賊不可抽調禦我會連雨數旬兵未能進番地故少晴多雨賊之刺麻又能爲札荅邪術以致雨雪泥潦沒膝四月中始霽阿桂先使福康安海蘭察渡河西助明亮攻宜喜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襲破十礮遂分兵六路盡殲河西二十里內之賊乘勝連克各寨五月阿桂河東軍破朗噶寨距勒烏圍僅數里進逼其巢連破昆色刺麻寺及拉枯刺麻寺七月抵勒烏圍其官寨礮堅牆厚

西臨大河迤南有轉經樓與官寨相犄角木柵石卡長里許其東負山麓有崖八層層各立礮各路敗回之賊咸聚守之我兵先破卡柵數十重以斷其犄角又毀橋斷其走路明亮亦攻河西以絕其援八月十五夜進擣巢穴四面礮轟官寨破之攻至黎明又克轉經樓其逸賊皆溺水死兩賊巢已破其一而莎羅奔兄弟及各頭自己先期遁赴噶爾厓矣噶爾厓之前有瑪爾古山得之則可以俯臨賊巢

大軍議奪賊上游而隔于西里之科布曲山乃于九月攻西里木城石礮中鎗礮如萬雨雹我兵步步立柵以次進逼擲火彈入木城城外

多積薪乘風延燎木城頃刻盡十一月攻克科布曲山
于是軍進無阻十二月遂據瑪爾古山盡奪要害噶爾
厓卽在其下其頭目及番衆紛紛出降索諾木之母姑
姊妹亦降惟莎羅奔索諾木及心腹死黨則皆在圍中
而明亮河西軍自克茹寨後阻額爾替山明亮乘軍中
逆礮邪許聲賊不備時三道突破其寨又阻于札烏古
山求濟師于阿桂時大兵方擣噶爾厓賊巢不能分
兵往助而賊兩路分拒我者至是亦左支右格無能兼顧
及河東兵已偪噶爾厓河西賊皆內顧喪膽于是明亮
富德兩路亦所向破竹明亮至馬爾邦與富德軍隔嶺

乃與富德合軍，狗各險，皆下。十二月，三路軍皆會于噶爾崖，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礮晝夜霆擊，所至洞牆壁數重，索諾木窘急，使其兄詣營乞哀，而自稱病，匿堅礮中，不敢出。先是，賊勢蹙，揚言寨破，當舉家自焚。上知番俗最忌自戕，賊妄倔強，不足信也。及是，

飛走皆窮，外圍益急，索諾木果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孥，番衆二千餘出寨，奉印獻軍門。金川平，露布八日至京。上恭謁兩陵岱嶽闕里獻俘，廟社

上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兩金川地，封阿桂誠謀英勇公，在事文武官以次封賞，進秩郊勞，飲至，時乾

隆四十有一年之正月也。初乾隆二十年平準回兩部，闢地二萬餘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萬餘兩，金川地僅千里，不及準回兩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銀至七千萬，功半而事倍者，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方其神施鬼設，伺間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驟，或七萃從石罅而出，或千矛隨礮聲而入，險萬陰平，艱百石堡自岌。尤以來未有鑿凶裂罅，賊目誓魂如茲役者。且其饋運之艱，或數石而致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廟堂宵旰之憂勤固烈不

臻此非前狃于鍾琪之寬大受降後激于溫福之憤輟
失律亦勞不致此然則窮武節殫颯銳以事之奮伐采
人聖心亦豈得已哉易既濟之象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又未濟之象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武
丁殷之極盛世也克鬼方殷極盛之武功也一繫之既
濟一繫之未濟以終之德行恆易以知險內外使知懼
聖人之情見乎詞豈得已哉然自金川削平中國始知
山碕設險之利湖南師之以制苗滇邊師之以制猺夷
蜀邊師之以制野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
清野而制流寇

乾隆甘肅再征叛回記

甘肅之回嘗變于順治五年矣涼州丁國棟米喇印奉

故明延長王朱識鏐起兵涼州渡河而東殘蘭州

是時總督

治固原州未治蘭州也

南寇鞏昌盡陷岷洮河諸城衆至數萬及

爲官軍所敗走蘭州就撫不兩月復叛甘州害巡撫總

兵以下進陷肅州關內外諸回蠡起嚮應雍涼再震官

軍四面攻圍深濠高壘以困之猶潰圍東走連蘭州土

寇旁鈔武威張掖酒泉其氛焰所及視乾隆中石峰堡

奚翹數倍當時是孟喬芳爲總督張勇爲總兵師武臣

力故能轉戰摧殄收復旬月然賞皆不過輕車都尉視

克一堡之庸邀通侯之錫者又何若不倫蓋國家當草昧之初反側蠢動南有殘明桂藩東有海寇鄭氏北有大同叛鎮其根柢蟠據聲勢號召皆非同民烏合之比創業則百戰尋常承平則微勞赫爍亦運會然也故茲于征回不紀順治而獨詳紀乾隆初甘肅撒拉爾番回者號黑帽回與白帽異種居西寧番地俗介番回之間鷙悍好鬪皆奉墨克爲教祖其經舊默誦有循化廳回馬明心者歸自關外見西域回經皆朗誦自謂得真傳遂授徒號新教與老教互非議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其徒蘇四十三聚黨仇殺老教百餘蘭州知府楊士璣河

州協副將新柱以兵往捕遇害總督勒爾謹以標兵五百馳扼狄道州調各鎮兵剿之捕教首馬明心下省城獄而賊二千餘陷河州城宵濟洮河由間道徑犯蘭州時蘭州止督標兵八百迎擊失利賊斷黃河浮橋以拒援師繞城譟索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贊使登城諭賊旋誅之以靖內變勒爾謹遣兵復河州并捕賊家屬三百餘于循化廳留兵斷狄道馳回蘭州

詔發京

師健銳火器營兵二千

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

桂佩欽差大臣關防自河南工次赴剿先

命領侍

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往又赦李侍堯

于獄以三品頂戴赴蘭州總軍餉。四月西安將軍伍彌泰提督馬彪仁和等先後赴援蘭州城。西南偏山官軍不先扼之爲賊所踞。臨高俯瞰衆雖千餘皆新教死黨。素業射獵精火鎗。又負地險。官兵萬餘皆營于城東。與賊遙隔。屢衝挫銳。每夜輒驚擾槍礮達旦。勒爾謹見兵多賊少。謂半月可滅。遽奏止禁旅及續調川兵。會海蘭察至。率老回兵擊賊龍尾山。殺二百餘。敗回華林山巢穴。崖坑陡深十數丈。斜徑上下僅通一人。且二山皆無水泉。軍不能久。而賊營汲河甚近。海蘭察奏賊據地勢。我兵多不習戰。請發侍衛三十員赴軍。詔逮勒爾。

謹入都。以李侍堯代之。是月阿桂至軍。首營山上斷賊赴城之路。而柵山北至河岸。以聯聲勢。漸移城中。城東之兵進逼賊巢。又奏調金川屯練番兵千。阿拉善山蒙古兵七百助剿。五月。選兵千有五百攻賊華林山。先佯賊誘之出壕。截殺二百餘。遁匿壕內。不復出。閏五月。土番兵至。先分路進攻。嘗賊以察路徑。知北東阻于崖。丁西南阻于大卡。乃謀奪大卡之策。復連日挑戰。知賊于官兵退後。亦卽徹守卡之賊回巢休息。乃伏精兵溝內。各備鉞鏹。次日大兵進攻。佯退。賊果回巢。惟餘數十賊守卡。伏兵突出。挖路踰溝。盡殺之。遂奪其險。俯瞰賊巢。

葉長閼絕汲道湮井瀉溝困之餘賊四五百食不下咽
通連雨復延殘喘尙謂蘇阿渾念經禱雨之力蘇逆告
以事急但徑奔西北自有生路蓋預計投河而愚黨冥
頑不悟也阿桂以賊破旦夕毋多傷士卒乃移柵漸逼
賊溝乘六月初大雨囊土填濠四入遂斬首逆餘賊遁
華林寺火之無一降者先後三閱月賊平分剿洮河以
南餘黨以叛產賞老教回兵班師

詔陝西提督自

西安移固原而移固原總兵于河州以控回民又陝甘
兵因移防新疆及扣存公費公糧致缺原額三萬有奇
其增兵萬有一千分布衡要并展寬蘭州城令據山臨

河阿桂奏言龍尾華林二山暴潦衝成溝塹水悍沙汕難城惟有展寬東面而盡徹西關外城以還山麓抑或移督標右營于華林山上而建四墩堡于龍尾山與城中犄角則毋庸改建

命工部侍郎成德往勘奏從

後議逾二年而又有石峰堡之變初蘭州賊滅後李侍堯查治新教餘黨更胥肆騷于是伏羌縣阿渾田五等籍詞爲馬明心報復仍興新教于四十六年冬葺通渭縣之石峰堡爲巢穴次年聚謀禮拜寺造旗帳兵械而吏不知也四十八年四月復殺掠起先徙其家屬于石峯堡而分屯伏羌縣之鹿盧山靜寧州之底店山潘隴

山扼險號召五月甘肅提督剛塔等剿之擊賊伏羌城外略有斬獲首逆田五受創死李侍堯誅婦孺千餘賊黨馬四主張文慶等流言官兵欲剿絕回家煽黨肆掠氛益熾上以總督李侍堯于近城之賊謀叛二載毫無覺察及是又逗留靖遠藉審訊餘黨爲名不親赴督剿而剛塔等皆無方略致賊四出無遏截分別覘逮命福康安及海蘭察會討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二千以往六月七日福康安海蘭察抵軍議先剿隆德靜寧之賊而後進搗石峰堡十一日官兵四千分攻底店山殺賊數百盡奪其柵降賊二千餘黨潰遁乘

勝圍石峰堡而阿桂之禁旅亦至堡踞萬山中四面創
險溝塹縱橫乃掘濠斷其水道七月初賊投出男婦千
餘官兵分伏四隘夜半賊首果冒死突圍截殪千計黎
明乘堡四入盡俘首逆釋其婦孺三千餘并分兵殲底
店降回千餘賊平

詔封福康安嘉勇侯阿桂加一

輕車都尉海蘭察加一騎都尉自是永禁回民不得立
新教初四十六年官軍之圍蘭州賊也斷其汲道屢被
雨解

上因以甘肅歷年恒旱請賑爲疑適王廷贊

奏繳廉俸銀四萬兩助餉而前布政使王亶望擢撫浙
江卽捐海塘工程銀五十萬兩皆不類甘肅瘠地藩司

所爲其捐賑監糧必有私收折色虛報災歉之弊

命阿桂李侍堯察奏具得始末而王亶望任內開銷監糧六百餘萬石舊存常平倉穀百有三十萬石較歷年尤甚罪斬籍其家勒爾謹王廷贊均賜自盡道府直隸州具結者五十餘員領賑州縣六十餘員計贓科罪其有守城捕賊承辦軍需者免死烏魯木齊浮銷屯糧四員罪如之并追論前大學士于敏中管戶部時議允開捐之罪而仍豁免甘肅積欠籽糧二百四十五萬餘石折色銀三十萬兩以惠邊氓云

臣源曰花門種族錯居雍涼克豫間蓋始自唐之肅代

以戰功得留京師及會昌中回紇降幽州者三萬餘皆散隸諸道迄今漸聲教者千百年而鴉音不革且關外回部孱懦畏厄魯特如狼虎而內地狡獪越貨亡命鬪很之事無一不出于花門反有厄魯特之風異矣哉中國奸民類不識詩書何物而回民之讐怨很鷙獨出于崇經典信因果之人與厄魯特之崇黃教嗜刼掠何異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風氣異宜高宗之贊哈國興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誠能訓練回兵入伍驅狼戾之族爲紀律之師其力最鷙其心最一未必非唐人用回紇扁和用烏喙之誼也

乾隆湖貴征苗記

嗚呼以臣所聞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蓋與當時奏牘頗殊云苗介湖南貴州萬山之中環以鳳皇永綏松桃保靖乾州各城營汛間錯相望初苗未變也畏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戶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乾隆五十六年永綏廳勾補寨苗訟竊牛于官而病及閭寨遂激石滿宜之亂雖旋撲滅而苗禍已胚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爲民地獸窮則鬻于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爭殺百戶響應矣乙卯正月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妖煽其黨官捕

之遂叛焚掠松桃廳正大營湖南永綏黃瓜寨石三保
應之永綏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以兵六百往捕狃
于勾補之役也責苗縛獻而鎮筸鎮總兵明安圖亦以
兵八百攜繩索以往會營鴨酉夜苗忽數千焚鴨酉鎮
箐苗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及乾州三岔坪苗同蠢動
火光照百十里軍中止短刀無火槍鎮筸路絕議向永
綏媾于苗講且行沿途益蠶集又從苗給盡釋兵仗明
安圖等束手死時二十三日也遂圍永綏而乾州鎮筸
苗亦同日各圍其城永綏城僅餘兵二百士民自嬰城
守乾州本土城游擊陳綸又以營兵遁明日遂陷同知

宋如椿死之貴州總兵珠隆阿亦被圍正大營苗疆大震二月詔雲貴總督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四川總

督和琳及湖廣督撫合兵剿之復命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往贊軍務福康安既解嗅腦松桃大營諸圍招撫各寨三月貴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縣苗以總兵袁國璜守棚門而自會福康安於松桃乃遣總兵花連布將精兵三千援永綏三月十一日連戰至城外圍解湖南提督劉君輔以兵二千自保靖與總兵張廷彥合攻永綏西北苗據花園斷浮橋劉君輔結筏渡破斬數百遂復花園守以張廷彥而自攻隆團鴨保轉關入劉髯

黑與花連布並健鬪爲苗所憚號曰花虎黑虎云四月
十三日福康安大軍亦至永綏進剿黃瓜寨而苗旋阻
鴨保餉道不通花連布乃護貴州糧以餉中途遇伏幾
殆時湖廣兩總督畢沅駐辰州總軍需福寧統兵鎮筓
是月福寧以兵役六千由瀘溪復乾州遇苗苟藉巖急
匿輜重中以遁衆土崩苗乘勢四面蹂躪福寧僅身免
額以殺賊無算聞

詔獎之仍責曰胡不乘勝追北
而回守空城自是無敢由東路進者賊踞乾州久遂出
瀘溪巴斗山大焚浦市分寇瀘溪麻陽東北復徧鎮筓
福寧請急調荊州滿兵二千前來而按察使阿彭阿者

駐鎮筵方日以詰捕漢奸爲事兵日擒良民邀賞而苗
出入橫行顧無誰何者五月荊州將軍觀成至始下令
止之劉君輔在永綏提孤軍欲復通鴨保中途突圍數
重幾不免及隆團始遇袁國璜張廷彥援兵乃保隆團
而鴨保餉道卒不通蓋永綏處生苗窰奧北保靖西松
桃南鎮筵東乾州而賊巢則平隴鴨保左右營各寨介
四廳間皆疊嶂巘險惟鎮筵一路聲勢四接由瀘溪進
乾州僅九十里而福康安和琳山貴州來遠從銅仁正
大營穿深巢往乾州道旣險遠劉君輔所請五路進兵
策亦不用苗遂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拒而各營兵非

奉令又不得自爲戰故賊益張及劉君輔隔隆團苗遂復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副將富志那遣告急大營連數十輩不達最後達二卒始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往援苗并力拒援兵劉君輔復自隆團轉戰入八月圍始復解而竟無奏牘云苗叛時惟沿邊土蠻不從亂土蠻者號犵狁故土司遺民也聚衆自保甚爲苗憚有言其頭目張廷仲不軌者澈浦紳士嚴如燠力白之遂討賊自效自後永順保靖無虞得其力劉君輔花園之戰亦以土蠻三百陷陣其明年保靖蠻竟誘禽石三保云大軍自四月克黃瓜寨五月六月阻大烏草河不進七

月渡大烏草河抵古丈坪八月奏克烏龍巖楊柳坪而
吳八月據平隴遂稱吳王白石氏起事巢穴旋破至是
吳氏復稱吳三桂後妖煽遠近平隴黨轉盛石三保石
柳鄧皆附之九月下詔暴諸苗罪狀晉封福康安

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以風厲將士十月奏克毛豆塘
摩手寨龍角砌進牛練塘圍鴨保距平隴賊巢尙七十
里時苗酋皆許官爵花翎散苗優以金錢吳隴登亦許
禽吳八月自效然吳八月雖被禽其子廷禮廷義復與
隴登仇殺負嵎自若十一月奏克爆水營天星寨十二
月奏克禽頭坡嘉慶元年正月奏克連營山二月奏克

壁多山高吉陀三月奏克兩溪平逆均四月奏克長
吉山結石岡距平隴三十里而詔責復乾州城遂

指乾州去冬以賊并力距大軍始令鎮筵總兵袁敏等
由瀘溪進乾州與大軍犄角兵至丑坨終以大帥欲專
乾州功阻河溪不進而劉君輔失大帥意亦束手不得
展尺寸至是七省官兵持久一載餘矣始既奏賊么麼
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漲阻爲辭而餉
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人月給鹽糧
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不習水土中暑毒死日衆
數省轉輸費巨萬計而朝廷焦勞日盼捷書

敕詢絡繹不絕五月大學士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卒
於垣子巖贈郡王諡文襄六月和琳復乾州使額勒登
保等進攻平隴而自與畢沅福寧及巡撫姜晟等遂奏
善後章程六事大都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
汛分投降苗官弁羈縻之惟購收槍械一事頗關係而
議旋寢及嘉慶十年兵備道傅鼎始按寨勒繳四萬餘
件云八月和琳卒於軍贈一等宣勇公額勒登保既偏
平隴賊漸蹙至是嗣和琳任又

詔將軍明亮白湖

北往會之以鄂輝代劉君輔九月大兵奪平隴隘口而
畢沅力請罷兵蓋是時襄陽達州教匪四起花連布又

討貴州銅仁賊戰死畢沅無如何則欲移苗疆諸將兵討之

詔書切責不許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

詔封額勒登保威勇侯明亮襄勇伯

德楞泰繼勇子餘進級有差明年三月遂班師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移征湖北矣畱官兵二萬分防令提督鄂輝駐辰州及新設綏靖鎮總兵魁保鎮箠鎮總兵富志那分領之裁畱土塘苗兵三萬七千月給鹽糧銀如故畢沅姜晟一意主撫而苗劫掠四出邊無寧日及嘉慶四年黑苗吳陳受寇邊事聞于是

詔書詰問以

楚苗久奏戡定何復有糾衆數千連犯邊卡之事是福

康安和琳前此將就蕝事之告其嚴懲毋少縱自是湖
貴大吏不敢諱用兵始奏以鳳皇廳同知傅鼎總理邊
務募勇修礮悉力禦之邇有復總督百齡書曰三苗自
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撫兩端叛則先剿後撫威克厥
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
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
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
苗巢前堅後險實有羝羊觸藩之勢兵頓烏草河牛練
塘九龍溝者俱累月不得已廣行招納歸咎於客民爭
占之滋釁盡撤苗巢營汛四十八處以期苗釋怨罷兵

如參貪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賁志而歿踵其後者
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糜費又值川楚事急倉皇移師
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盈鴟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旣
罷勢難再議興戎聃思民弱則苗強民強則苗弱因而
衛民以壯其氣練勇以摧其鋒駕馭以伸其信鴟剿以
威其凶礪堡旣成我埔斯固堅壁清野無可覬覦而後
入其穴扼其吭奪其恃殲其強稂莠漸除良善乃康此
又嘉慶二載來善後之情形也傳聃之任鳳凰廳同知
也以前禽苗酋吳半生功歷兵備道至按察使別有傳

道光湖粵平猺記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廣東連州廣西全州踞五嶺之脊民猺雜錯深谷重巖風氣慄鷲與華不通華民欺其愚敢攘侵侮官吏輒右奸民以賧猺積怨則變昔今一轍有趙金龍者湖南永州錦田猺與常寧猺趙福才以巫鬼神其衆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強劫猺寨牛殺黨聯官役徭無所愬于是金龍妖煽其尙倡言復讐使趙福才糾廣東散徭三百餘合湖南九冲徭共六七百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焚掠兩河口殺會匪二十餘人明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樸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

以兵役往捕賊已千餘據長塘夾冲永州鎮總兵鮑友
智調兵七百及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
募鄉勇數百進剿令游擊李方玉由沂村繞襲其後游
擊王俊等由東路直擣夾冲遂燬其巢斃賊三百餘掘
毀逆墓二十三日賊竄藍山之五水獠山所至虜脅衆
二三千圖據九疑山巢穴乃令參將成喜以百兵扼要
路衆寡不敵退賊遂旁掠寧遠上命兩廣總督李

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各防邊界時鮑友智俟續調寶
慶各兵至卽分扼合攻而巡撫吳榮光提督海凌阿劾
鮑友智輕進疎防會藍山告急榮光又檄寶慶兵盡赴

藍山而檄提督由寧遠赴援二月十四日海凌阿率寶慶協副將馬韜以兵五百餘由寧遠之下灌進剿山
路險且徧賊巢海凌阿不偵探地勢遽由小路冒雨深入又不爲備賊僞充夫役爲官兵昇槍械行至池塘墟
山溝陡狹伏賊四起乘高下矢槍械反爲賊用海凌阿
等皆死 上已命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赴剿

至是又移貴州提督余步雲于湖南而飭吳榮光回長
沙賊虜脅將萬趙金龍率人排散猺及江華錦田各寨
猺爲一路趙福才率常寧桂陽猺爲一路又趙文鳳率
新田寧遠藍山谷猺爲一路每路各二三千犄角出沒

而官兵不設糧臺增調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盧坤至永州始奏罷之而改調鎮筸苗疆之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寧屏蔽衡州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運後路皆派兵勇防禦桂陽新田嘉禾三州縣各團練鄉勇土獠自守以防虜脅是月桂陽知州王元鳳及鮑友智擊斬趙福才殲獠五百再戰殲獠六百其趙文鳳一路聞官吏招撫解散過半惟新田以官兵繞道未至知縣王鼎銘戰沒賊入城肆掠去芻不赴援之游擊李力王守備王楷治罪詔以獠皆山賊躡捷負險恐蔓延兩粵或盤踞山峒致稽搜捕勅諸

將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殲之三月十日羅思舉至
永州以南路之藍山寧遠江華俱入粵門戶隘口不一
乃議大兵由新田後路躡賊過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
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于是三路徭四
五千人及婦女二三千爲官兵驅偪出山皆東竄常寧
之洋泉鎮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垣牆
堅厚民去賊守羅思舉以賊偪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
技乃密檄北路兵齊赴又漸移各守隘兵進偪合圍時
運礮未至賊穴墻出矢銃官兵反隔墻外先持盾擲火
晝夜迭攻以耗其火藥鎮筸兵數十躍墻而上前者傷

隆後隊繼登先後斃賊千餘四月七日賊詐降以緩我
攻欲乘間竄入山羅思舉以賊不繳器械縛首逆攻益
力奪門巷戰賊大呼乞降仍鬪且逃內外夾剿連日殲
獠六千惟散獠八九百拒守市內大宅恐趙金龍在內
故仍不用大礮二十二日盡毀牆舍訊知趙金龍已于
初九日突圍中鎗死禽賊子弟妻女及死黨數十奏聞
詔以盧坤羅思舉並平迅速各予一等輕車都尉
世職賞雙眼孔雀翎余步雲自貴州至僅十日亦加太
子少保在事文武進秩有差時 欽差戶部尚書宗
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已抵衡州未至軍先三日奏

捷禧恩詰趙金龍死狀虛實羅思舉旋獲其尸及所佩
印劍木偶乃止而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自
連川八排竄江華藍山虜脅二千搖羅思舉余步雲馳
堵之破賊于錦田之濠江冲禽斬首逆殲搖五百餘黨
瓦解

詔切責廣東將校不如湖南出力而廣西賀

縣復有逆搖盤均華之變煽聚二千餘六月爲廣西參
將滿承緒擊敗于芳林渡逃至江華界爲湖南守卡兵
所獲于是

詔禧恩瑚松額率余步雲赴廣東剿連

州八排搖初八排搖有黃瓜寨者正月中被奸民官役
虜掠訟于官連州同知蔡天祿訊之斷民役償搖千二

百金民役不償。猺出掠報復。蔡天祿遂以湖粵猺響應告變。總督李鴻賓令提督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以兵二千堵禦。榮慶以猺無逆狀。且寨峒險難攻。主撫慶林力主剿議。不合。會四月間。楚師告捷。將士皆邀懋賞。新任廣東按察使楊振麟亦主剿。李鴻賓遂以五月十三日同提督率兵六千三路進。八排猺首八人出山跪迎。請縛黃瓜寨逆猺以獻。李鴻賓收斬之。奏稱殺賊七百。于是猺皆負嵎死拒。猺山周圍四百餘里。崙險籌密。軍無偵探。猺剽要路。伏隘狼笑。官兵驚潰。自相擠墜。三路皆敗。游擊都司以下死者數十。士卒死者千計。以行營

硝藥失火誤焚傷亡奏而劾提督劉榮慶老病上疏鴻
賓職因有禧恩瑚松額之命又以余步雲代劉榮慶率
總兵會勝等調湖南貴州兵進剿禧恩等至粵初銳意
用兵及探知猺尙天險難深入乃于二十有五日奏大
木根大橋頭之捷二十有七日復奏六對冲猺之捷所
奏殺賊皆數百計然必需有首逆始能戴事于是振麟
日遣人赴寨招撫猺懲入人前事不肯出官兵又懲李
劉前敗不敢入旬日不得見一猺之面而盧坤又有移
督廣東之信計程將至禧恩急責楊振麟刻期招降否
卽嚴劾振麟乃復懸賞購募并令熟猺爲質始偶有出

者果得洋銀鹽布以歸。于是猺貪利踵至旬日得數百人及縛黃爪寨附近猺三人。諸將得以蕞事乃馳赴受降。酌留兩廣兵三千令曾勝防守連山。檄止湖南續調之兵。時禧恩暫署兩廣總督。俟盧坤至以善後事委之交。即行。

詔進禧恩不入八分輔國公賞戴三眼孔雀翎。瑚松額余步雲均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賞雙眼花翎。曾勝加提督銜。襲雲騎尉。李鴻賓劉榮慶均逮戍新疆。初楚粵邊郡奸民爲天地會締黨。歆約橫行鄉曲。小剽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吏不敢問。趙金龍起事。卽戕殺會匪。故會匪不附。

而郴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籍軍與團練隨時
會治渠魁又搖平迅速故幸未生變然黨與蔓三省通
逃藪聚論者謂邊防隱憂在苗獠之右